

读·品·悟®

与文学名家对话·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
高长梅 王培静/主编

星光下，蒲团上

陈 榕◎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星光下

蒲团上

陈毓
著

CHENYU
WORK

与文学名家对话·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高长梅 王培静◎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光下，蒲团上 / 陈毓著. - 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3.7

(与文学名家对话: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/ 高长
梅, 王培静主编)

ISBN 978-7-5511-1280-2

I . 星… II . 陈… III . 散文集 – 中国 – 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3913 号

丛书名：与文学名家对话：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
主编：高长梅 王培静

书名：**星光下，蒲团上**

作者：陈 毓

策 划：张采鑫

责任编辑：郝卫国

责任校对：齐 欣

特约编辑：李文生

全案设计：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：0311-88643226 / 32 / 24 / 28 / 29

传 真：0311-88643225

印 刷：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× 1000 1/16

字 数：165 千字

印 张：12.5

版 次：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11-1280-2

定 价：29.9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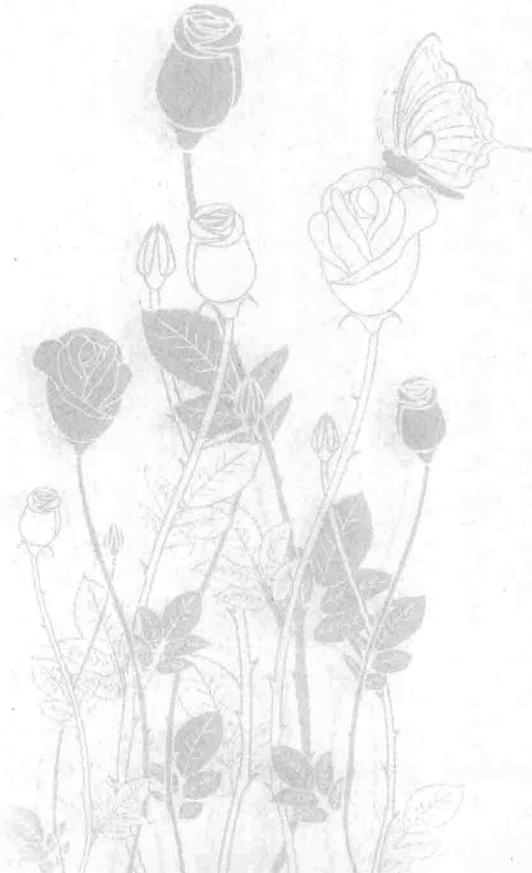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C 目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星光下，蒲团上

- 谁在石头上说话 / 002
星光下，蒲团上 / 005
醉花阴 / 011
两个老人 / 014
端午吉祥 / 017
山里的秘密 / 020
一个散步者的遐想 / 022
星期十，回家去 / 024
阁楼上的书屋 / 026
道可道 / 028
远方 / 030
飞翔的草帽 / 031



C 目录

第二辑

山水牛背梁

- 盘谷在哪里 / 036
翠微山庄 / 038
山水牛背梁 / 040
哦，这就是商州 / 043
蜀河 / 045
杨村的花事 / 047
关山 / 049
堇荼如饴 / 051
清凉的玉华宫 / 053
法门观佛 / 056
周原与周公庙 / 057
-



C 目录 CONTENTS

-
- 如梦令 / 060
望岳：华山耸立天地间 / 062
在华山脚下听老腔演唱《好了歌》 / 065
长白山上 / 068
岱宗夫如何 / 071
小镇巡检 / 074
地下铁 / 078
左右客 / 080
去瓦库 / 082
海洋馆 / 083

第三辑
印象·他们

《开坛》纪事 / 088
-



C 目录

CONTENTS

-
- 莫言：背对文坛，面向苍生 / 093
二月河：我不过是文坛一痴 / 096
徐坤：我们的爱情哪里去了 / 098
 胸有大翻 / 100
宋奇瑞与兰花 / 103
 聚贤庄庄主 / 106
 想起苏东坡 / 108
梦魂惯得无拘检 / 109
就这样日益丰盈 / 112
 小小说六味 / 114
 印象·他们 / 115
马克·吕布的眼光 / 124
眼睛后面的眼睛 / 126
-

880 | 读库《流行》



C 目录

CONTENTS

第四辑

家园

祝福西安 / 130

和你在一起 / 131

这一刻，你验证着眼泪的高贵 / 136

家园 / 137

虫鸣在月光地 / 139

水中的忧伤 / 141

行摄贵州 / 146

西欧行记 / 151

111 \ 蓝调曲中调

001 \ 岁岁寒

221 \ 独行者独行，不善独处

441 \ 心源与思想相约



C 目录 CONTENTS

第五辑

花朵从不灰心

- 商洛的味道 / 158
阿蛮，来洛南陈耳看红叶吧 / 160
深宅里的女人 / 163
做好晚饭等你 / 165
至相寺 / 166
抬头看佛 / 168
忙折腾，梦一场 / 170
花开花落 / 172
花朵从不灰心 / 175
雨中的事情 / 177
电影时光 / 180
爱或者不，太阳照常升起 / 183
咖啡杯里的德福巷 / 184
读王松 / 187





這兩首歌《小城》和《你是否還在》都極為優美，令人沉醉。《小城》這首歌，歌詞簡單，旋律輕快，真像一幅幅色彩濃烈的畫面，讓你聯想起那遠方的小城，那裏有你我共同的童年，那裏有我們的親人，那裏有我們的愛。《你是否還在》這首歌，歌詞更簡單，旋律更優美，但卻更含蓄，更深情，更耐人尋味。這首歌的歌詞，就像一幅幅淡雅的水墨畫，讓你聯想起那遠方的小城，那裏有你我共同的童年，那裏有我們的親人，那裏有我們的愛。



第一輯

蒲團星光下，

這首歌的歌詞簡單，旋律輕快，真像一幅幅色彩濃烈的畫面，讓你聯想起那遠方的小城，那裏有你我共同的童年，那裏有我們的親人，那裏有我們的愛。《你是否還在》這首歌，歌詞更簡單，旋律更優美，但卻更含蓄，更深情，更耐人尋味。這首歌的歌詞，就像一幅幅淡雅的水墨畫，讓你聯想起那遠方的小城，那裏有你我共同的童年，那裏有我們的親人，那裏有我們的愛。

這首歌的歌詞簡單，旋律輕快，真像一幅幅色彩濃烈的畫面，讓你聯想起那遠方的小城，那裏有你我共同的童年，那裏有我們的親人，那裏有我們的愛。《你是否還在》這首歌，歌詞更簡單，旋律更優美，但卻更含蓄，更深情，更耐人尋味。這首歌的歌詞，就像一幅幅淡雅的水墨畫，讓你聯想起那遠方的小城，那裏有你我共同的童年，那裏有我們的親人，那裏有我們的愛。





|谁在石头上说话|

石头，到处都是石头。地球上的石头都集合到这里了吗？今天看贺兰山，仍然无法想象，是怎样的一场山崩地裂，塑造了眼前这片惊心动魄，参差巍峨的山？女娲补天的石头一定是取自这里的吧？那走来渺渺真人荒荒道士的无路之路，也一定隐匿在这大片的石罅间？让愤怒的共工决然以头相撞的，也只有这样的山能与之配。

这是八月。我走到了贺兰山口。走在石左、石右、石前、石后、石下、石上。太阳出来，又隐没，雾罩过来了，又散逸去。路始终傍依着一条水声叮咚的河，山如俊逸的男人，河却像他眼眸中一抹难以掩饰的笑纹。叮咚之声，是好男人遇见好女人时合奏的鸣响吧。河穿过《诗经》流到今天，依然清且涟漪。这是旷古的阴阳守望。

即便是最细的风，在经过山口的时候都会改了性情，是风的翅膀碰到沾染了尘埃的征衣？闪耀寒光的剑戟？还是让山岳潜形的哀哀的画角声？

很多人如我，记住贺兰山的名字，大概源于岳飞的《满江红·怒发冲冠》中那句“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”。

把战争放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战争会酷烈到极点。岳飞在幻想的胜利里呼喊“踏破贺兰山缺”。但是现实里的贺兰山不动声色地横亘在那里，让岳将军的壮志与豪情最终化作梦回时的一声长叹。

这里滋生豪情，同时生长叹息。比如：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

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”又如：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”再如：“十五从军行，八十始得归。道逢乡里人：‘家中有阿谁？’‘遥看是君家，松柏冢累累。’”

除了长石头，贺兰山还长盐、长煤。那是些表面冷硬、本质温暖的物质，它们长力气，生柔软。当猎猎的风把人的衣角吹冷，那感到冷的身体里有颗怦怦跳动的渴望温暖的心。那心会遥望会想念。有想念驻扎的心是不是更孤单更寂寞啊？寂寞的心渴望倾听渴望倾诉。但是，只有日升月落是常见的。太阳升了，又落，月亮圆了，又缺。目光望不穿望不尽的，终是这无边无际的沉默的石头。

无处倾诉的心会越来越虚幻，于是人把心思倾吐给石头。人在石头上画画，在石头上说话。人画下马、牛、羊、鹿。人还画下一只长颈粗尾的怪兽，那是他的偶然所见，因此他的画作里有惊讶的夸张，又有无意说出的暗暗的欢喜。

现在我看这些在石头上长存不死的牛、马、羊、鹿，它们稚拙的眼神，动静各异，惹人遐思。它们经历了长久风雨的冲刷洗礼，有些隐约，如石头上长出的一般，像石心里开出的花朵。我还看见人的行动，一幅出行图：一个人谦恭地牵着马，马上的人神态威严。还有舞蹈的人，相爱的人，祭祀祈福的人……隔着遥远距离无边的时空，我的心意能否回到那作画人最初原点上？山风时猛时缓，耳边水声潺潺。我站在贺兰山东麓的石头的世界里。

据说贺兰山在蒙语里的意思是“骏马”，名副其实。那些和自然贴近的民族，他们的语言总能精准地抵近事物的本质。

贺兰山位于银川近郊，整个山势呈东北——西南走向。这是我在地理书上获得的知识。我在来时的飞机上看见金黄沙漠，也看见毗邻沙漠的碧绿稻田，我惊讶这种对比的鲜明，少见多怪地以为这可能是只有在银川才能见到的情景。黄河水能灌溉到的地方生长良田，水流不到的高处生长沙漠，沙漠在八

月的艳阳里金黄灿烂，田地里，稻子正扬花，空气中无处不有稻谷的香。

野阔低平树。我重复前人的感叹。一切于我都是陌生与新鲜。我把黎明前在地平线上翻卷的云雾误当成奔来的黄河。走近长城墩台聆听古老的风语。让裸脚深陷沙窝，去体验一棵植根沙漠的树的感觉。学会用滚烫的沙子烤熟一窝焦黄的土豆。知道饿了渴了怎么就地取食。感动于不动声色的沙漠暗藏着怎样的激情与生机，对生于斯的人来说，他是厚朴仗义，你给他滴水，他回你涌泉。刹那即是永恒。我说，让我铭记，让我感恩。

但是，一定有些表达是难表言语的吧，如那在石上画画的人，在刻石铭心的那一瞬，他一定面对着心中的敬畏，他的欢喜与惊讶，他的无力言说，他的言之不尽。他选择沉默低头，面对一块石头，他在石头上刻下他如莲开花的心思。他尊重他的心思，如尊神明。他画神。神环眼圆睛，神在高处，神的脸如太阳，太阳光照大地，普照万物，使人间春暖花开。他还画下日常生活之美，你看早上走出圈舍去吃草喝水的羊多么安详，两只打仗的鹿与其说是战争，不如说是游戏，万物开花，愿人的世界风调雨顺。他接着又画下心中那张让他想起就抿不住嘴角笑意的脸，还有那人的手，他一一刻画出记忆里的画面，他在一块石头上完成自己的倾诉，然后安心离去。他没有想到，沉默的石头会在某一天开口说话，每一个句式都如镜花水月般，明了又模糊。

亲爱的，我想对你说，抵达是我面向你的姿态，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方向。如果可能，请你给我一块石头吧。我想在石上作画，画下我对你的那些曲折难及核心的表达。我愿意去信赖一块沉默的石头。然后把一切托付给时间。

如果我沉默着对你，那只是我拙于表达。但是，我知道，你一定是明白我的心的。



|星光下，蒲团上|

1

偶然的，我们这群来自各地的人一起走到这个夜晚的边沿。河南登封。暮春的一个傍晚。白天匆匆收稍，仿佛是为幽暗里那即将启幕的生动让开身子。

我在一张照片上看见夜的颜色和风的形状。不知谁拍下我和新加坡来的朵拉。照片上的我们，长裙和头发张扬如飞，闪光灯的光很近地打到脸上，这使我俩的眉眼极像是用2B铅笔画在白纸上的，两人笑容一致，嘴巴都是上弦月的形状。嵩山的一段山影朦胧，一角如画的飞檐倒极清晰。现在回想，照片可能是在音乐大典开场前匆忙拍下的。

去郑州参加金麻雀颁奖典礼，会议之一项就是去登封看《禅宗少林音乐大典》。

我必须说观看的形式：坐看。我直接想到一句诗：坐看云起时。松木墩子上置蒲团，我们坐在蒲团上。

顺便说时间和环境：星空下。嵩山某个开阔的山谷间。180度的视阈都是演出的舞台。观者似乎也是演出的一部分。看什么呢？看天，天上月出东山月徘徊；人间，舞榭歌台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；时间深处，逝者如斯，滴水穿石，高僧打坐在木鱼声中，年轻的和尚在溪边以掌劈水；人间场景，风送荷香，莲动渔舟出，采莲女在傍晚

归来……

佛说，禅是一枝花。我说禅是木鱼的叩问，是山中柴门边那人仰头的一望，是蝴蝶落在禅师紧闭的眼皮上，是一条河边羊在喝水，村女浣衣，挑水的年轻和尚刚刚归去，身后，谁家的小狗跟了他几步，迟疑，终于向着别的方向去了……

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这该是我们这会儿吟诵的吧。除了风送来山林、溪流的气息，我闻得见萦绕身边的一缕缕松香气。此身正在这星光下，蒲团上。

要描述观感是难的，那本身是一场顾念了眼、耳、鼻、心、身的一场视听嗅觉的演出。那是唐诗的华丽盛放，是宋词的清婉写意，它还有元曲的市井，更有小说的江湖。

贾岛在一个月夜归来，踩着满地斑驳的树影和叠在其上的自己细弱的身影，诗人的右手伸出，在指尖碰触柴门的一瞬，他沉吟了，这手的一伸，是推门合适，还是敲门恰好？在“推”与“敲”之间，有多少人，磨过了一生时光？

《空谷幽兰》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。作者比尔·波特万里而来，寻访隐身于终南山绵延群山中一座座茅棚中的中国隐士。

我对书中比尔对那些他遇见的隐士的访谈格外关注，他们的谈话涉及隐士日常的起居、饮食、课业以及对修行终极意义的叩问。有段对话如下：

比尔·波特：据我所知，道教很多高深的教导都是秘密的，而且只传给有限的几个弟子？

任法融（楼观台道长）：某种程度上是。一个道教师傅收了一个徒弟，在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事情都传授给徒弟之前，可能会考验他几十年。而很少有徒弟有这种毅力。

这样的考验在我看到过的禅宗故事里屡屡出现。师傅点化徒儿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当然有考验过关禅缘深广的，中途自败了的，记录寥落，大概是悄悄回归俗人世界过俗人的俗日子去了吧。

读到这段话时，我无端想起阿来在他的《大地的阶梯》中写下的，川西某寺庙里一个年轻喇嘛对他说的一段话。当时年轻的喇嘛送访问寺庙出来的阿来到大门口，夕阳正自沉落，山川一派辉煌，望着眼前景，那个年轻喇嘛感慨万端，却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：我从师傅那里获得的，还不如我从这些群山里看见的多呢！你看这些山，它们一列列地伸向天边，仿佛大地的阶梯，迟早有一天，我的灵魂会顺着这些台阶，上到天上去。阿来引用这句话，解释自己那本书名的渊源。我的俗心，却在那段文字里，感到刻骨的寂寞和惆怅。

比尔·波特：道教修行的目标是什么呢？

任法融：人的本性和天的本性是一致的。天生万物，而万物都朝不同的方向运化。但是迟早它们会回归于同一个地方。这个宇宙的目标，它的最高目标，就是“无”。“无”的意思就是回归。“无”是道之体，不仅人，动植物和一切生物都是这个“无”之体的一部分。宇宙间再没有第二个东西，证实这一点，不仅是道教的目标，也是佛教的目标。世上的一切都在变化。道教徒和佛教徒寻求的是不变的东西。这就是他们不追求名利的原因。他们寻求的只是“道”，就是我们生于斯、回归于斯的那个“无”。我们的目标就是与这个自然的过程融为一体。



虚云和尚在他的《虚云和尚年谱》里记录了自己在终南山修行的一件事，我读着，最觉有意趣：“岁行尽矣，万山积雪，严寒彻骨，予独居茅棚中，身心清静。一日，煮芋釜中，跏趺待熟，不觉定去……”这一定，中间是多大的间歇？神出到几万里外去了呢？“山中邻棚复成师等，讶予久不至，来茅蓬贺年，见蓬外虎迹遍满，无人足迹。入视，见予在定中，乃以磬开静。问曰：‘已食否？’曰：‘未，芋在釜，度已熟矣！’发视之，已霉高寸许，坚冰如石。”这段记叙生动如小说。在虚云一生漫长的修行中，他从一座寺庙到另一座寺庙，每一次出发都是为寻找更为幽僻更适合修行的地方，直到最后他在江西云居山圆寂，享年一百二十岁。在那么漫长的修行中，这样“跏趺而坐，不觉定去”的时刻一定不止一次出现过。那个神游身外的境界是否靠近于“无”呢？

这个“无”相对于常人，是一种怎样的境界？也许正是对这种“无”的终端追求，古往今来那些大隐士，留给这个喧嚣的世界的，顶多就是几段话，几首诗。那些话平朴，大概就是真僧只说家常话的一个例证。比如寒山问拾得：“如果世间有人无端地诽谤我、欺负我、侮辱我、耻笑我、轻视我、鄙贱我、厌恶我、欺骗我，我要怎么做才好呢？”

拾得回答说：“你不妨忍着他、谦让他、任由他、避开他、耐烦他、尊敬他、不要理会他，再过几年，你且看他。”这段话我更愿意理解为一个人磨璞成玉的过程。

终南山在这个城市的南边，天气晴朗的日子，就算处身城中，南望，淡蓝的山影也能清晰可见。住在城南的人，与它，那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更喜欢我在城南的居所。

王维在《终南山》里描述这座山：太乙近天都，连山到海隅。白云回望